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二

詔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齋到  
從孫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  
本文辭妥帖誦之忽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  
下而又沾襟今進表使歸朕特諭爾王府文  
武衆官即今守謙未壯志若孩童既出鎮於  
西南必文武之臣為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



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幼孫而  
戇凡導以仁王之理少有不從從容必以歲  
月而成其德守謙本幼朕輒敢令行者為何  
蓋謂所保者文武是也諭至爾諸人格恭朕  
意日夕毋怠

諭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叅政魏鑑瞿莊

詔

今年仲夏勅卿南行又抵仲秋而彼中政令  
得失杳無知者卿郡之籍民也如民焉殊於

民者何至於學焉而閭里曰儒如儒焉已而  
超於儒者云何乃至於尚志焉故官於朝然  
不及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  
惟勤即今職於炎方其所轄者甚衆且八閩  
之地利盡南海勢控諸番古今居是者君子  
焉小人焉弊瞞焉人情焉珠玉焉翡翠焉金  
銀焉束帛焉子女焉賢人焉非人焉忠君焉  
愛民焉修身焉篤孝焉高名不朽焉沒身絕  
嗣焉其言殊焉而又同焉卿其審擇焉力行

焉功名遂而身家全矣

又

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則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由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為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

正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理而違法者繩以死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矣人皆貪官動為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橫安敢誰何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由此也朕嘗切恨若為官布政權無馭吏卒之威則諸事不成蓋吏卒能為股肱爪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為此忽九年秋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老吏朕聞當

焉功名遂而身家全矣

又

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則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由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為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

正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理而違法者繩以死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矣人皆貪官動為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橫安敢誰何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由此也朕嘗切恨若為官布政權無馭吏卒之威則諸事不成蓋吏卒能為股肱爪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為此忽九年秋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老吏朕聞當

哉若不如律者數如捶死有何他論故往諭  
之今後凡有不如律者如是近行者尤加急  
治勿令欺侮方稱是官

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

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賢人入夢日以求之  
得傳說於版築委任用之海內咸安周文王  
起磻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  
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  
君臣者鮮矣昔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群雄

並起之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  
主黔黎律施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  
阻律犯令者不知其數欲的以五刑決之又  
恐沒身者衆特姑存憲章權以役代又三四  
年矣俄而天變於上致心惶惶於是詔告臣  
民許言朕過閏九月初九日詔令既行布滿  
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卿敷露肝膽備  
陳國事雖的否中半豈不盡已之謂忠哉所  
言中者即時施行其餘未至者權且勿論朕

以至意諭卿卿若日夜如斯為國為民則神  
天鑒焉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朕每觀前代名臣傳記人各設施皆以律身  
保命為務然後孝於親而忠於君者矣吁志  
哉所以名於世者為斯今朕起草萊定群雄  
平禍亂君主華夷凡我中國之人但知有才  
藝者未嘗不使至於朝雖曰至於朝若欲別  
賢否而授之以官則又不然云何蓋謂人之

才藝可知其餘賢不肖雖在帝堯尤且難之  
所以不能盡測人心也朕本無知不敢的以  
人為賢否定用故特以事試之凡受試者當  
此之際事後其形財惑其志欲動其心其於  
孝親忠君律身保命雖千百人中欲求一士  
如斯者鮮矣所以昏愚之徒難保身命孝親  
忠君者無他但為役形者勞其苦不禁財盛  
者富飲用而且豐欲動其心色窈窕而妖故  
非誠志君子不能立命於天地間所以事不

能忠君身不能孝親徃徃覆命者若是然有  
等悠悠之徒雖曰心淳臨事而不果倒持仁  
義乃有後艱於斯之道朕嘗命官徃事數以  
是事諭之而職事者視以常談為官者雖簿  
書之徒皂隸之輩亦莫敢誰何朕嘗切齒忿  
恨丈夫之為無英決嫉惡之心乃為小人牽  
制於戲惜哉而不悟何也俄洪武十年夏五  
月山西布政司奏云簿書之徒無端之狀朕  
勅中書以考其人人皆累犯不悛前過之徒  
已入此所朕憐一才一藝特脫彼艱難使單  
心臨事而又為非勝常當月特以勅徃令刑  
之其符到山西布政司即如朕命而刑之此  
可謂除奸去偽者歟公私咸遂清寧者歟其  
布政司官當方面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  
肯除奸去偽豈慮孝親忠君之道不至哉豈  
不如前代名世者乎

諭元臣納哈樞詔

人生天地間機變造化得宜時勢不失者乃



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  
為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人事而失德有若  
是耶昔者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生全爾歸此  
朕順人心之所好所以好者人人凡有患難  
誰不欲脫患難而身安者乎當時在俘囚之  
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爾已心度之凡兩軍  
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而乃盡殺之  
甚不少當是時若以已受患難之心推及俘  
囚者爾必大昌福及後嗣必有日矣如去年

冬爾將兵寇我遼界彼回軍之日凡棄下者  
皆生全於我處朕未嘗輕殺一人曩者黃紬  
萬戶奉朕命令而往爾處非已願行實差不  
由已也本人於爾頗有恩惠何期爾不思好  
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其爾之患難為黃紬  
所生其黃紬之命爾獨故意殺之天心神鑒  
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畧  
較勝負則彼勝我負已兩經矣為爾所害者  
將及八千人皆無生全誠可惜哉然已往之

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已後若能與我通一介之使則前日之讐必成冰解火焚矣諭至之後不然朕言彼必就縛生見朕面恐無言可對爾思之

諭元丞相哈刺章蠻子驢兒納哈樞等

詔

自有元多事群臣有棄君親而自生者有抗朝命而自為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獨卿等奮忠仗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儵經十有一

年邇聞所衛之君因疾已崩在卿等可謂有始有終良臣之名播矣然昔為人臣今則盡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者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朕觀三者誠可再思凡此三人皆元親孫嫡派不過遙分伯叔而已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顛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無乃人倫正而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理難備拘從賢則吉彼至尊已崩卿等能推派以立之不絕有元之祀當此流離之際

為臣者尚能竭力為之美聲盈人耳目豈不  
艱哉若或不然或尊或卑但以立君為名內  
有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恐累嘉名  
况日生頡頏彼此疑猜當此之際富貴若風  
中之燭命如草杪之霜甚不難矣故茲詔諭  
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  
貢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

在物之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  
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  
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柰  
何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  
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或者可吁  
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  
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  
者失之今陳端奪位而為之必畏天地而謹  
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倘或慢天地而虐

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  
慕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  
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必征今朕  
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  
為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  
而滅亡者云何蓋謂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  
鑒若是有不可逃其禍也假使當時之諸侯

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  
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賢不  
云乎毋為禍首毋為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  
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弟兄慕福而  
若是耶抑民有愆而致是耶然固往者不可  
諫豈不知來者之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  
則天意可回且天地之廣掌民者衆若邦有  
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為永福若越境而殃

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寃未伸而讐言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矣若否朕命而必為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之也聖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為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豈不美乎

諭元丞相驢兒詔

天地惡盈而好謙其德好生而惡死此非時人新造之言乃亘古至今明驗也朕云如是蓋謂卿等當元天更運命之時卿帥騎步堅忠貞之節捍禦邊陲已十一年矣每嘗遣人通問未得回報今再差人詣所在以禦寒之衣作微禮卿能受賜不傷人命以修後嗣之德豈不智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量之勿為愚者所迷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順理則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高麗國王詔

使者至貢陳其禮敷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  
之心甚矣表云守候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  
裔自五季已事中華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  
之君自甸侯綏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  
大槩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  
未嘗誇侈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  
心弘哉今朕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却來  
誠之美貢若漢唐之夷彼隋君之伐東在朕  
之今日非詐侮於我安敢違  
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已分妄起  
事因其天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自今  
以後薄來而情厚則可若其厚來而情薄是  
為不可王其思之

諭雲南詔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  
理也朕起自草萊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  
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強凌弱象暴

寡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某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若所為非貽禍于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姓于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迩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宋所封舊號令彼為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於戲胡虜無百幸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大理詔

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近自  
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盡平復我漢人  
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夷諸國皆已通  
報無不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  
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盡閱群  
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為元  
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  
者主之至今永得為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  
所封以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  
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即再遣  
使者專齎寶印誥命令爾君臣開設國事同  
享承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雲南未知  
勝負何如爾其審之

賜西番國師詔

佛教興於西土善因博被華夷雖無律以繩  
頑惟仁心而是則大矣哉妙覺無窮昔從斯  
道者頓悟三空脫塵輪而出苦趣永離幽冥  
使生者懷而死者慕豈不聖人者歟邇來西



番入貢有僧公哥監藏已藏卜乃昔元八思  
巴帝師之後人云踵師之道深通與典獨志  
尤堅化愚頑以從善起仁心以滌愆雖是遙  
聞特加爾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統治僧民  
名當時之善人永為教中之稱首於戲寂寞  
山房傳青燈而讀誦觀皓月以吟風疊膝盤  
陀之上草衣木食方契善符

赦宥詔

詔曰釋罪宥愆昔者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  
甚豈有罪重而脫僥倖以自歡致寃深而含  
忍無訴者故有青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  
書至今明焉漢唐及元懦君承祖業權由姦  
佞所持因有人赦之說雖脫君子之微差善  
良之誤失則姦頑得為漏網之魚鬱含寃於  
湍地朕德薄才疎失倣聖人之道相繼行之  
是致五星紊度黎庶匪寧若悖理乖仁非朕  
者誰今不敢不察若槩脫兇頑於僥倖致良  
善以無伸豈聖人恤刑者歟特命中書條陳

若果真犯雖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註誤  
因人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所有條畫開列  
於後 云云 於戲肆赦於青災為良善者圖賊  
刑於怙終實王綱而治惡凡吾臣庶律已修  
仁勿干刑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 存恤詔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  
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  
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踈德薄日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  
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  
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  
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  
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  
養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  
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  
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各具名以言朕當會居  
存養使不失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於後 云

云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為民也但君思治而民乖民欲樂而君昏臣稀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以仁為弊以干刑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命丞相大夫詔

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來庭皆由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能及也朕平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薄任

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懦迂猾其於伸寃理枉畧不留意以致公務失勤乃黜為嶺南廣省叅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今中書又闕丞相御史臺亦闕大夫稽古揆今誠為曠典特命左丞胡惟庸為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為右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省臺協誠匡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

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寅畏

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為先以勤為後各盡  
乃心以臻於治欽哉欽哉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免北平夏稅秋糧詔

古今民之休息長養惟君主之其於水旱災  
傷在有司飛報以聞君親調之邇者廣平馳  
驛來奏所屬郡邑天久不雨朕思為民立燕  
藩屏中國保障吾民命工肇造宮殿軍民共  
成何期有司差役不均有傷和氣致令民艱  
種樹除將布政使薛祥等見行取問其北平  
所屬地方洪武十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朕膺

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群臣立綱  
陳紀法體漢唐畧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  
所以內置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  
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  
按察司及府州縣網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

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典以致丞相胡惟庸構群小夤緣為姦或枉法以惠罪或執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并六部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於戲周職六卿康兆民於宇內漢命蕭曹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免天下秋糧詔

朕荷

上天眷佑

山川效靈

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民之所供今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其放回事故官員自思情無實犯則親自來朝仍授以職於戲欲消愆而弭禍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將

何以答愆而貶辭我受吾丹於壽之職  
天心之永顧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  
風易俗華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  
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  
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  
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  
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  
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  
於戲渺居滄溟罔知  
帝賜音旬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免秋糧詔

朕荷

天地祖宗護佑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  
年思昔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惟江左五郡之  
民其勞甚矣特以洪武十四年秋糧太平應

天鎮江廣德寧國五郡除官田減半徵收其  
民田盡行蠲免於戲立法以繩頑施恩以撫  
善斯倣前王之道非朕已能故茲詔諭

平雲南詔

朕荷

上天眷佑海嶽效靈

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  
於版籍惟西南諸夷為雲南梁王所惑恃其  
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

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  
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渠魁  
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  
民永已聖賢之為逆

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  
之故茲詔諭

諭雲南詔

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  
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將軍平華夏諸

將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弗庭况雲南梁王誘我邊士因是發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將軍穎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尅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等處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

平之所有事宜開列於後

云云

於戲春秋之

義罪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夷酋長宜其然乎故茲詔諭

免秋夏稅糧詔

嗚呼惟皇

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兩暘之愆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左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無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



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江西浙西雖次第歸附為首定中原民人為我供給越大江入河淮抵北平而漕河南其勞甚矣邇年以來江東浙西江西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供遼左北給北平惟山東民資皆至焉北供山西西入關中河南民資歲常助關內之民以供官斯二布政司民糧今年秋夏亦盡行免之嗚呼為民上而不為民便豈有不罰者乎自今以後任事官民毋蹈前非虐我良民故茲詔諭

諭雲南詔

自有元失馭群雄並起聲教異為烝黎各擅是致廢典疊疊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群雄弗成乃

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肅靖華夏奠安黎庶  
邇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  
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  
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  
我朝臣孰不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  
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  
事宜條列於後云云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  
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  
想宜知悉

赦工役囚人

奉

天承運

皇帝制諭爾故違憲章官吏人民曩者命禮  
曹布令於天下朕倣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  
至諸司是繩不循軌度者斯乃行刑也且刑  
聖人不得已而用者為良善弗寧故也今朕  
一寰宇而兆民衆如爾等官貪吏弊民縱奸  
頑詐良侮愚若不律以條章將必倣効者多

則世將何治爾諸人所犯若論以如律人各  
盡本犯而後已柰何工已久矣構成樓閣以  
居大覺金仙塔就而志公之神妥其下因是  
將爾等罪無輕重一槩宥之於戲君子非善  
何以永世志人非功何以名書釋迦志公已  
逝數千百年猶能生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  
者可無愧乎故茲制諭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二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三

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朕聞堯舜之君德備天地禹湯之治大洽民  
心朕本才疎德薄惟知圖治弗克行仁垂  
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  
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

命著跡於殿廷雖不遑寧處於斯時甚畏無  
知於悠乂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群情朝

臣民於正殿賴爾臣僚母隱匡輔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父母劬勞之恩

昊天罔極當生之日思無上報痛心無已所以奉祀清晨靜居終日母敢歌歡邇來卿等數云太平以朕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群情許卿等依期來朝母致過奢惟儀肅禮當故茲詔諭

誥

西安衛都指揮使葉昇林濟峰誥

握乾符君天下惟陳紀而立綱施以當時取法後世所以為王者也朕受

上天明命履前王之規發號施令但有賞善罰惡耳所以內有中書都府臺察外有行省都衛及指揮使司皆重任所在以居功德者然而都府係總天下之雄師都衛亦總方面之勅兵若居是職者選非輕易任非薄功邇來西安衛都指揮濮英等惰事弗勤不謀怯

敵是致歸者失於撫勞逸者終不復還為斯  
官不稱任難居重位詔令還朝送付法司責  
問難易其西安所在機務甚重不可一時缺  
官今特內調都府僉事葉昇林濟峰前往署  
事以長兵戎爾昇濟峰當夙夜勤勞雄鎮番  
胡使遠人入貢庶稱朕懷於戲深高城隍實  
邊戍之首務列旌旄而張赤幟必壯軍威爾  
惟懋哉

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郭洪誥

昔之君天下者非忠義之士弗成故所以漢  
高帝美雍齒而斬丁公者是也曩者郭雲出  
自農家因元國亂帥義旅保鄉里受元平章  
事彼時中原皆為吾所有其雲獨保裕州疊  
諭不服累戰不屈必欲有為柰何勢孤援絕  
陣敗被獲終無善言自將必盡為所守者慎  
羈不能自為解至朕前當是時朕嘉其忠義  
撫以存生授以有司之職以觀施設是後不  
終任而民稱頌方知才兼文武特授南陽衛

指揮職事命還鄉里戢兵備禦南陽到任之後軍民樂業深體朕懷柰何一疾長往惟存長男郭洪年方十有三歲性頗聰明其郭雲雖無開國之功難以世襲次有撫安之道加以忠義凜然今既去世可以子洪入開國功臣之列授以宣武將軍僉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宜令中書奉勅母稽早為到任爾洪毋狎小人勤習武事以備長城庶稱朕委任之意爾惟懋哉

### 李世昌誥

昔君天下者賞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代相承永為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之職者何蓋為爾父遭時大亂能率眾以保關內是以民安而地闢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者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丘隴從胡人復為我中國仇讐皆無所成惟爾父效竇融之事帥二萬騎及步兵之眾助朕成功至今關內之民時思之爾當習將之籌

謀以待成人而備侮特授爾某官永為世襲  
爾惟懋哉

信國公湯和誥

古者哲王立綱陳紀賞有功罰有罪執此道  
而天下安朕起草野賴諸將扶持得平群雄  
定禍亂君主華夷當定功行賞之時爾湯和  
雖居舊將之行惟守毘陵於忠少欠雖未彰  
顯其情在心然終未實為朕念相從之久泯  
前過而封見功爵以中山侯今者朕復念前  
功爾功東平越地南下八閩西擒察罕腦兒  
酋長下巴蜀頗有其功今朕特釋爾過報昔  
勤勞授以信國公之爵永為子孫世祿於戲  
人臣無將可謂忠矣威福不專可謂智矣爾  
其慎守斯道以訓後世宜哉

西平侯沐英誥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昔帝王之定制也思親  
戀舊實人事之常朕觀人之處世易難之兩  
端徃徃目擊耳聞且為人者易於衣食起居

不亦樂乎有艱於度歲月者不亦嗟乎曩者  
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  
爾沐英因兵受厄父母不可復會爾當是時  
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  
撫育如兒夜卧同榻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  
吾有諸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  
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仁窮理特  
釋患以提携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  
異於爾父蒙蒙僕頑於左右俄而思起若是  
猶動首育之心念昔以爾為子今有微勞特  
貴爾為西平侯爾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  
難之恩夢寐神交則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  
持危惟仁者之為知報不忘獨君子之道修  
其若究心利濟永為多福吉哉

駙馬都尉李祺誥

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  
女下嫁必擇勲舊為期此古今通義也朕今  
命爾李祺為駙馬都尉爾當堅夫道母寵母



慢永肅其家以稱親親之意恪遵朕言勿怠  
大都督僉事陳方亮誥

曩者天下兵乂邇來既偃以息民朕嘗設都  
督府以總內外諸軍事其任官也非勲舊有  
功德者安能職焉爾陳方亮乃兄隨朕渡江  
有勞於前遺功在冊爾亦服勤足稱委令及  
從征有功職昭勇將軍羽林衛指揮使今特  
授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既承朕命夙夜  
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駙馬都尉黃琛誥

朕稽古典昔帝王之女別之以三一曰女之  
姊或帝之妹皆稱大長公主若帝之親女曰  
公主其餘兄弟之女則曰郡主此所以別尊  
卑明嫡庶斯彛倫之大端也爾黃琛本朕房  
兄蒙城王之婿於理以職事稱之其姪女則  
當名之以郡主向因草創之時未暇考究槩  
稱駙馬禮部乃執禮以奏特去前名駙馬之  
稱朕思止有姪女不忍去其前名故仍稱公

主無公主之食祿爾琛亦仍稱駙馬不與駙馬之門庭其祿止食前官指揮使俸然公主見食五百石已過漢唐郡主之祿多矣爾其知分限勿驕傲永保富貴吉哉

翰林承旨宋濂誥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賞有功世之文武莫不雲從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光祿卿徐興祖誥

昔漢治天下官不技藝商不乘馬錦繡不得衣於戲禁哉朕統御以來隨所善而應是職使有知而不妄其前代必欲以無知而役有知朕不知何且帝王之飲食非精於烹調者孰敢易為之故選官必擇忠勤慎德之士而為之職焉爾興祖世業烹食其於五味之施

皆無過不及可謂能矣善矣朕已就爾善此  
而用之自下而升已幾轉矣然當在微職時  
其所為爾司之者人莫敢過而輕之何也以  
其心誠而志篤他偽不作邇者彼司有犯憲  
章者法司究其源朕將謂爾或若是乎其犯  
者詞盡而爾無所干朕謂法司曰官首無知  
乎有知乎曰犯者為密而機深首者不得而  
察無知吁難哉於斯之際可偽而不為安得  
不誠志乎今命爾為光祿司卿爾尚益盡乃  
心潔消食飲五味均調慎始慎終毋怠

吏部尚書王敏誥

昔君之用人也善用而無疑非也非獨君能  
無疑於臣實由臣不致疑而能成賢者矣朕  
統寰宇設官分職惟吏曹為六卿之長可不  
精其選而索其人焉爾王敏雖周旋左右未  
久見其施設誠為允當今特授吏部尚書

追封隴西王李貞誥

昔君之典禮謂人臣有功勲者制有生封死

贈其骨肉之親有功勲者甚有褒焉特進榮  
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李貞前因  
朕之姊貴遂為駙馬今因兒貴至列公班邇  
來長往當贈以王爵受之於冥冥封隴西王  
謚恭獻爾中書如勅施行

追封寧河王鄧愈誥

人臣於世死而不忘者有二何謂死而不忘  
者二其一者謂生秉忠義磐石國家雖死之  
後君不忘其忠國人不忘其正功播史冊名

垂千萬年之不朽雖死是謂不忘也其二者  
謂生不忠於君而蠹政害民將危其國禍及  
其家雖殺身之死君尚不忘其姦國人怒其  
惡致姦頑名於書史與忠良之名同流傳於  
後世永不能泯滅者亦謂不亡也所以忠良  
者千萬年稱忠良福及其家其姦頑者千萬  
年刃及其項禍及其家亦如之者今爾衛國  
公鄧愈生秉忠良將歿而復建戰功朕昔行  
賞與爾有誓生封公死封王朕思前勞特追

封爾為寧河王謚武順於戲名傳天下福及其家可謂死而不忘者乎千萬年不朽者乎爾當正直於冥冥宜哉

昔十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誥其姦所皆千萬

朕昔寒微生者為衣食之苦其死者急無陰宅之難吁艱哉爾劉繼祖發仁惠之心以已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樂葬

四人其

皇考妣於是至今難忘朝夕懷之切切今懷之極切特贈爾繼祖為義惠侯乃爵於冥冥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追贈義惠侯夫人婁氏誥

人之處世家道興隆必夫婦之良德而然後昌其內助之功尤大義惠侯劉繼祖妻婁氏非獨夫之仁惠外施實由內助之功曠闕曩者朕寓居是方家遭流疫父母俱亡無地可葬因爾夫婦憐憫困苦樂惠斯地以致朕皇考妣陰宅於是至今難忘特贈爾婁氏於冥冥為義惠侯夫人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贈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誥

昔者聖人君天下凡名臣之善非崇一己之善必惠及至於祖焉爾濂學通今古性淳而朴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夫淵之澄清攪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清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今者公卿等皆有祖宗封號爾為文章之首臣祖亦有贈焉朕勅中書下吏部特贈爾濂祖德

又為太常少卿父文昭為禮部尚書

故諭卿知之奉迎前去以

爵冥冥者也

封康鑑母朱氏誥

昔君天下必崇德以報功使勇者安而德者懷社稷悠久黎庶咸寧前都督蘄國公康茂才助朕興邦事將成而中道忽疾而逝朕念前勞特以嫡出次子鐸授封侯爵正妻田氏已祿夫人惟長子康鑑雖係庶出已長成人因前人有勲夢寐難忘授明威將軍廣西護衛指揮僉事其母因子貴今以朱氏為德人

安慶侯仇成誥文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為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級有序以辨輕重也爾大都督府僉事仇成從朕渡江所向皆戰每必當先為敵衆而我寡爾效力於當時後彭蠡之戰爾巨有功今已年邁朕思前日之勞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以貴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宜懋哉

永昌等侯誥文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為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級有序以辨輕重也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羗戎今歲獲功已歸雖首惡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所有孳畜盡行拘入勢孤力寡將

自消矣今特封某官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某侯食祿二千石以貴  
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中書如勅奉行

申國公鄧鎮誥文

朕聞昔列聖之馭宇必賢能以輔之所以賢  
能輔之者在禦大災而捍大患斯守昇平之  
良臣也至於創業垂統摧堅撫順忠君澤民  
者生則振威華夏歿則名彰後嗣雄哉嗚呼  
斯善成於前者也朕初帥師東來爾鎮之父

年雖居幼體態英邁肩群將之列耀武揚威  
轉戰豪雄神風凜然立俘囚於麾下每戰有  
之所以行賞驗功亦同乎最故生受公爵死  
後王封此實朕法先聖之典今洪武十三年  
服制已終朕思愈勞命爾襲封爾恪守前業  
毋晦勲勞是成於後者也庶不負朕體哲王  
之道欽哉欽哉

致仕官誥勅文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



柰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壯志貞  
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為斯  
所艱爾其又司歷諸事每稽無疵特命中書下  
吏部召見轉官而乃蒼顏皓首縱有自強之  
志終是年高故加陞品以養老於家今授爾  
為某官致仕爾往欽哉

真人張宇初誥文

朕聞上古之君天下者民從者四曰士農工  
商而已始漢至今率民以六加釋道焉所以  
道萌者由爾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忽恍  
升太虛冒廓落之剛風吞宇宙之浩氣是以  
利濟群生功著歷代所以法傳之久香燈之  
永蓋謂行深願重德敷上下精神愈靈今前  
真人既往爾當世嗣特遣使詣府命爾為正  
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先範真人領道教事  
爾其慎哉欽哉

曲阜知縣孔克瑩勅文

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蓋謂傳

德明道終身不受禍患固報之朕與臣民同  
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  
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  
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  
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為襲封衍  
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知縣孔克伸卒其官  
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  
滂為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  
以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  
宗派分明以爾克滂為賢特命為曲阜知縣  
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  
儉使人效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聖  
德於戲陰隲流芳萬世不泯英靈常存子孫  
承之爾宜懋哉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誥文

建昌之境密邇四川番漢同居諸夷樂土官  
守是方者必仁智之兼義勇之備方安諸種  
而世祿者也前平章月魯帖木兒祖世守斯

土傳至月魯帖木兒軍民懷澤已有年矣曩者朕命將西南經理其地而月魯帖木兒順天地之革命弗驅兵民以禦敵乃率僚屬以歸格上下之鑒見昭境內之民安斯為至福矣爾兵曹具由中書中書筆誥授以昭勇將軍建昌衛指揮使封印仍統舊部以報來誠如勅無怠徃欽哉

貴州宣慰使宋誠誥文

黔中之地諸夷雜處漢姓同居禦其方者非德足以化頑勇足以捍侮則官守不宜况歷代命世守者必初從之義篤竭忠之勤不辭方膺是任如或不然曷能居其地馭其民爾宋某之父當朕命將西南經理斯土首以義從固膺斯任永保世祿今命爾襲父前勲當撫恤諸夷選能禦侮以安是方則於爾嘉

普定府軍民知府者額誥文

西南諸夷雜處群居古至於今雖稱每以事大之禮以尊中國其間能幾人誠敬而始終

者耶朕統寰宇經理西南惟邏邏氏者額者  
平日習讀漢書善云華夏之言以理道深長  
論之篤於正一之道斯奉神之心弗怠若與  
講明安民之理亦有大善今授以普定府軍  
民知府仍統舊部撫民練兵以聽朕命爾吏  
曹速為施行毋怠往欽哉

叅軍府叅軍誥文

馭兵之道微司所以者機無暇時謀出萬全  
智人不測觀靜識動察姦料偽在知人於顯

微之初制之於首萌之際斯可謂馭六軍動  
靜而有方所以歷代設兵政而或叅軍實助  
君之慎密也若得其人則京衛寧謐致九重  
無宵衣之憂宗社磐石之安非其人不獨失  
機悞事而軍士強弱之不分混淆難用賞罰  
不精月支無別弊出多端斯罪之大者也智  
人職此時謀日慮知機於機人之先料出姦  
頑之上則稱職矣今特命爾某為五軍十衛  
叅軍府叅軍爾往欽哉

諫官誥文

語善興邦仁君澤民大賢以為易中志以為  
艱所以今古名世者罕為此也然朕嘗命儒  
者誦諸通鑑欲本於心善於言者鮮矣若商  
之伊尹傳說身心寅畏故以格禘之詞而敷  
奏仲虺佐新運而明革命之道未嘗不以幽  
明之理表正人君今則不然者何心非精一  
之誠智非通古之才事務一臨泛應恍惚頃  
刻乖違所以不易而艱上志之士精誠無二  
動合人神辨是識非去惡優善君心格而神  
明知四時序而陰陽和斯非艱而易實誠志  
之所協也今朕司言者命爾某職之特授某  
官兼某官當體先賢而慎神人則永昌於後  
名於世吉哉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誥文

翰林典籍同  
沉勅文同  
吳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  
柰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蓋壯志  
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為

斯所艱然昔望於磻溪亦老而已猶有非熊  
之兆而乃與周八百爾某年雖高邁特授某  
官宜往欽哉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誥文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

宗誥文同又與東閣大學士吳沉誥文同

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且當  
時諸儒皆本賢之德所以輔景運三百有奇  
未嘗文辱君命事體滯行可見文華君子之  
賢君子行文之盛今特倣宋制以諸殿閣之

名禮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補民同宋樂文  
並歐蘇然久未得人朕甚歎焉邇來朕觀前  
某官某才頗稱任授以其殿大學士奉議大  
夫爾吏曹速為施行毋怠往欽哉

襲封衍聖公孔訥誥文

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叙大展彛倫協天地  
陰騭定民居者為此也至周文繁於三墳道  
迷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  
生是致道縱途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

師孔子明哲心樞睿智定真析偽以成詩書  
其修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  
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  
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  
通上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某嬰疾長往嫡  
長子訥服闋來朝令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  
曹如勅毋怠往欽哉

建昌衛指揮使安配誥文

歷代先聖賞有功官有德相傳至今凡有天

下國家者未嘗異此道而能服朕

統寰宇務體前王之遺官德賞功前宣慰安

配建功有年今勤勞於建昌地方宣朕所以

可為至功矣特授建昌衛指揮使右封印署

事爾兵曹速為施行毋稽徂金

刑部尚書開濟誥文

制刑之道始至聖發大仁及其行也才非王  
佐衷非惻憶何克先聖賢之制斯非貪愚要  
名者善知若官得其人海岳無震湧之災

天無紊度之曜百川循流四瀆弗溢商樂經  
營農樂種樹百工技藝無不美其仁所以盡  
寰宇人皆於壽域之中是蓋謂官掌刑者  
當致有彛倫不整而自倫攸叙不理而自叙  
是皆刑當其罪也仁惻於二八一之一道行  
焉朕嘗命官職古司寇之任必欲仁有施而  
法中罪何小人無知悻悻一義法加善良病  
國殃民愈一愈亂已一多身一美觀一廉賢濟至  
智之一行授以司寇之職一資一邪一向

書但願明理條章仁法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以誥諭之汝往欽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三

中書左右丞

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備倍焉河哉蓋冢宰  
之職出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矣  
出納合宜則君德張矣然何止出納三命而  
已矣其進退庶職亦為重要所以庶職為重  
要者為分理天下之多務若多務理則民之  
樂苦曉然矣既知民瘼之艱辛必使之無艱

辛矣於斯之道豈不君德備倍焉若為人臣  
異此道而他強為則衆職咸否不分事多繁  
而不律則德虧矣然用人為易惟得人為  
難若欲必得其人使見之於行事今爾某國  
之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矣爾為中  
書某官當夙夜奉公上美

皇天之昭鑒下契黠黎之仰瞻使陰陽和而  
四時序均周玉燭海內晏然蠻貊來賓朕與  
卿等同閱熙熙皞皞之年

命當其功廣乃業之邦之生之不之嗣之  
陰隲安得不賢智者與爾宜懋哉

左右都督誥

同和司

朕惟馭兵者必機樞而智圖謀出不測氣果  
而剛心勇而斷忠義凜然之以之筭懷  
仁人以觀勞苦令三明而復五申信之而無  
惑臨事之際功必賞罪必誅若將者能備此  
五事所向孰敢當先然將之道不但行營於  
敵如是其守承平之將尤為難之夫行營於

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  
 防姦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非慎忠時刻機  
 心無罅觀形察色以辯朝野何足以掌內外  
 之兵若居是職者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  
 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如斷而忘謀雖知  
 謀而忘筭縱事有成猶謂僥倖若加以酣歌  
 夜飲以士則失教練之方以隊則無知虛實  
 之數設若守警則五事靡矣若望五事夙夜  
 匪懈則朝野之姦縱育之亦當歛迹乎於斯

之火月掌天下之兵必欲兵期於無兵豈輕

授職事於無智者爾某祖有開拓之功特命

為大都督府某官爾惟懋哉

御史左右大夫誥中丞同

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若置之然上

古之君無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聰目明而

乃天下治其中古之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

儀及其居則九關之要禁似乎幽遠人莫可

易見却乃天下之事達於國事則明脩而刑

政自後之君法九重之制而居之兼九關之  
要禁備果幽遠而罕見也天下之事雲屯霧  
集於外內不可得而達所以天下未真於斯  
三等之君皆有說焉且上古之君出入無警  
蹕之威儀九關之要禁何哉於戲當斯世之  
時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  
然其中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  
要亦事理而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蓋爵  
人以官寄之以耳目即天之執法也所以施  
行者何在繩愆糾謬申綱理目使彛倫攸叙  
井井繩繩所以天下康寧為斯道之立今朕  
有天下其制禮如前朕之德薄才踈與古哲  
王甚相遠矣然惟在設官若官爵得人則九  
關為通衢之事進天下之事達矣若爵以非  
人則假九關為虎豹之縱橫為由則上下閉  
塞矣於是廣訪多搜他無賢良獨爾其非愚  
下之才特命爾為御史臺其官爾惟懋哉

太常卿誥

少卿同丞  
勅亦同

大英實錄

祀神之道大所以古人於此虔恭寅畏特專  
職以典掌之使壇場淨牲牢潔不敢有怠備  
奉上下也今之設官與漢唐同官職太常所  
供之事其理亦然凡達人智士居是職者自  
以為萬千之幸而至斯地焉故夙夜在公必  
欲周旋於上下神祇之左右又必欲使神悅  
福及將來何故以其大祀無如國之祀至尊  
者惟

天地是也人於世若敬之豈不萬幸者也若  
愚而不知者將以為泛常無夙夜在公之心  
以神明日無視而為無怠多而敬少非獨一  
身而不福又必將來不佳於斯之道可不慎  
選其人而責任之今爾某明習禮儀恪勤匪  
懈故命爾為太常某官爾其懋哉

戶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於斯建者備精  
糧藏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然而必設官  
以司之且古稱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

世人云可謂患驕愚之君臣何哉蓋斯言似理而實阿以其德隱而道微故也言富有四海而為四海用所以民為命而供君君為民而集給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者何以其盡海內以供之豈不臣有者乎此言富之理也實阿者何所以姦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為首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艱辛當敷奏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脂民膏若妄費則道德虧矣若奏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廩有餘庶職祿備而軍足食民無橫科則國之常經定大道張君德美矣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尤當備知而用朕於此職可不重乎今特命爾某為戶部某官於戲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宜懋哉

禮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彛倫而攸叙立條

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令頒布臣民使遵  
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  
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故重其禮者蓋為國  
之治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又非  
法也所以禮之為用表也法之為用裏也昔  
漢初會中有以劔刃柱者因是而叔孫通以  
綿蕪而制周旋使百辟皆循軌度以成列方  
乃儀表上下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人  
神務得通今古博群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  
乃為是任今朕命爾某為禮部某官爾勤點  
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

兵部尚書誥

侍郎同

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軍六諸侯軍三軍  
大將率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  
其諸戰將則為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  
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命行者也  
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  
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刃必

利兵行糧草為之先橋梁舟車為之堅前期  
使道清傍無斃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  
雄於斯之設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若  
忠良之士必以軍為國之大事凡皆有備而  
無用然畧無因公託私肥己害民之偽如他  
非忠良者必假軍務為重事假公營私一日  
干犯憲章伏罪而瞑目身家及焉致於軍國  
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  
不重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  
海內奠安黔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  
爾某為兵部某官於戲識山川之險易辯地  
理之邇遐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居安  
之道哉爾精勿怠

刑部尚書誥

侍郎同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  
從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  
人皆為善而無患共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  
切故又張刑制具以齊否從者既而法刑則



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臻否善者  
無於是乎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寰  
宇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  
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  
之法不如前故姦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  
受暴是後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  
欲必治之不可得而速成也若以斯君臣言  
之心非不道蓋慮淺而見薄亦欲天下治耳  
不期倒治也然於此可為世之大病於國可

以沽名於當時之一氣耳斯在聖賢不若是  
於己必濟之以世雖萬古可為也非聖非賢  
小人姦人則不然矣何也若非聖賢必見淺  
而識薄所謂謬矣小人姦人則是非非是其  
害於家國身及焉所以及家國身焉者何謂  
以是非則君與民良者受謗而禍所以受謗  
禍者何謗者謗君禍者禍民身家者謂執法  
者不法干憲而伏非身覆而家喪此所以身  
家者也又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所謂病者

謂愚仁人者也愚名名者皆是也云何蓋愚人仁不仁愚名沽名名斯所以為國大病莫甚於此者矣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欲必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必仁人則可爾某僉曰可今特授爾為刑部某官爾敬慎體道哉毋偽焉

工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

異伎國無竒役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聖德今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與民為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徃徃有之未嘗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徃存者復為是不隔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以奉天地是以前

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而國昌今  
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某為工部某官  
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欽天監令誥

少監同又與  
監丞勅亦同

兩儀奠安中含萬物惟人最靈天有日月星  
地有山河海君於其間則父天母地然人之  
父母言能教之獨天地不言以垂象告之則  
人君欽畏之所以黃帝立人以司之宵晝仰  
觀俯察不匿而報若忠君愛民之臣斯稱厥

職若非其人則君失欽若昊天之道警誠無  
所知此其所以重在任人然非曆數之精專  
識氣候之否泰尤為難之於斯之道必熟於  
筭者可異於常術者佳特授某為某官於戲  
罷寢而露月星非蓋而暴赤日機察九泉而  
俯厚坤力雙睛以目霄漢慎哉毋怠

翰林承旨誥

學士  
修撰

侍讀  
應奉

侍講  
編脩勅俱同

直學士

侍制同

自漢以來惟賢志者得與君同遊稽其所任  
之事則宰國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慎容儀

致禮節於上若言則闡先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無稽之言不語故職名曰五經博士以今言之則翰林院官之職是也於斯之職非博通今古已身已脩已家已齊善惡之人美惡口無擇言行無類迹古人以此數事而能之乃得陞是任而輔君弼仁以踵先聖先賢之事若不安得居此任而同君遊乎朕今特以爾某為翰林某官爾當一前人之道助朕未知則揚名者矣

國子祭酒誥

太學之設無知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責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曰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肄焉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祭祀也吾說似非而有理焉且仲尼昔人於世務德仁人無彊暴而不穀凡出弟入孝謹以事君流今皆經而書歷代崇

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其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淨厨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為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也况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而奠焉今特授爾某為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太僕寺卿誥

少卿同與丞勅亦同

昔人問國之富即數馬以對者何蓋事在戎其戎始軒轅其馬載甲士代涉勞備邊禦侮足折衝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愛育乎所以古人先馬而後錢糧故數馬而對馬之功不但備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則馬之力牽犁

耜駕糞車闢土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為此也歷代相沿皆設置長養者使擇地利之可牧節水草之多寡必寒暑縱放以時其群媁之際必健健而配弱弱而應色辯毛而歲明齒使強弱異處群飾以名則君用無選擇之難官於斯務此道者豈不智者乎若縱放不以寒暑牧養不節水草失調而致媁乘不遠而乏齒毛不辯強弱混淆及其用也悞事失機其官可謂得罪莫大矣今朕群馬

既多公廳曰寺爵官首者為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道之事而牧養之以爾其職某官爾夙夜毋怠以稱朕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漕運使誥

同知與副使同判官勅亦同

漕運之設啟國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供入府庫者官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焉若江海者必帆巨舟假天風可剌期而抵所在若道由河淮則操輕舟用便楫假天風加人力半之亦期而可至其所於斯

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興起焉若居是職身律法張於上無瞞於下無虐身立而名家出矣朕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重多故如是而言何也假以陸路轉運較之於舟楫之舉則百夫可代陸路十千人之艱辛其所擾者少其所安者衆生民得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任此者非忠君愛民之士不可使之行今朕將欲用人而求之惟爾某僉曰可今特授其官爾往毋怠以政來聞則功錄焉

尚寶卿誥

少卿同與丞勅亦同

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為神器特謹以示信然非忠勤無偽之士安可職於尚寶者耶今命爾某為朕尚寶其官爾當宵晝慎恭使事密而隱機潛而深方可周旋於左右爾其敬哉

內外衛指揮司誥

使同知僉事千戶百戶同衛鎮撫所鎮撫勅亦同

軒轅平蚩尤以制兵列聖相傳而有軍職焉所以軍職者禦侮防姦朕雖薄德敢不效先

聖而安衆庶爾其職其官今特授其官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 功臣庶子誥

古者賞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已後於洪武七年朕於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銜鋒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

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鏖戰於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庶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恐後無依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儻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果能慎守律於承平若或遇國之患難而忠義凜然威風



大張則功並已之尊長者其享福之期必與國同堅今以其官某庶子某為某官使知前人受賞功之由而夙夜在心方稱任焉欽哉欽哉

都指揮使誥

指揮使與同知僉事同

昔聖人制兵禦侮職其人者非忠果之士不用焉所以用斯者近鎮腹裏遠守四夷其當時之將與士卒同苦樂冬不圍爐夏不執扇料敵制勝機無暇時故有中國奠安四夷賓

服所以為士卒者樂於戎行以其教養如法也所以教養如法者倚夫教明旗鼓知角金使進退熟而刺劄便弓之地張箭之端曲甲堅兵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教之能者也養者何養謂不奪其給不已勞而勞不閒而閒使有而有不致違禁此養之道也或云當時之將居邊陲而臨重地先知地理之易難布斥侯於要害專烽燧而告部下備內姦外出外姦內入母中敵間斯數事周密雖與

敵旌旗相望彼安可輕得利而歸曩者之將  
備若此之為方磐石國家今朕一寰宇倣古  
人法守在四夷設都指揮使司總方面之兵  
非如前人豈稱委令爾某及前功在用今特  
授爾某處都指揮使司某官爾往欽哉

承宣布政使誥

參政同

昔者二帝三皇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  
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  
不法為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為郡縣  
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  
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  
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  
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  
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省此皆  
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  
更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  
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  
民休戚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

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  
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  
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  
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  
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  
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宣布  
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僉曰可朕特  
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王府武相武傳誥

古者諸侯王居方隅列土雖有多少之不同  
其設官匡政則有大夫相傳之職職必文武  
備之所以用文武者文以臻善啓德武以耀  
武揚威然居安之時武相或傳則不專操其  
兵事在衛官若入宿值日其士卒之數有無  
或如否常法則相傳點閘分明毋使晝勤而  
夜惰其相傳如忽有警則出為主將傳與指  
揮副之入不預兵止懷韜謀以控姦頑是謂  
設武相傳之道在斯若非忠良而毅果豈稱是

任爾其

從征多戰  
開拓有功

特以爾為某國

相傳

當精衛

護之道永王國昌爾家慎哉

提刑按察使誥

副使與  
僉事同

古者致太和於寰宇遂生民之休息政在列國天下爵分五等授法諸侯使世守而繩不律則天王以時而狩兼考政也當時事簡民安故獄無囚滯之徒野無怨聲自秦併之後設郡縣以治民官無世守之心乃有剝削之貪因若是自漢唐宋以來皆設糾察之職分

道以鎮覈之若比古則不如然得人以任猶為美治今按察司之設豈輕授非人以靜方隅而振綱紀也斯必得人使權豪斂跡姦宄潛蹤是其人也朕今以爾某為某處提刑按察司某官爾其敬慎無私公被一道吉哉

各處知府誥

同知與  
知州同

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咸亨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

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  
後人不人賢非賢昭然矣何以見之且列土  
者使子其民祿及世世而稱小國之君無乃  
不才者非其所有而有歛取無厭有十年而  
削土者有之有三十年而氓號者有之有二  
十年而覆命者有之有五十年而祿及者有  
之當斯之際賢不肖曉然矣自周以下秦併  
六國之後罷列土為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  
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

然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  
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賢天下民知報而  
樂於天下若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立法  
治民若不知報非君天下如臣知報報君命  
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為何謂祿出  
於民若為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天下若不  
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為民上於天下若  
不知報君而未審何功而官若不知報民亦  
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却乃官祿其

身古今未之有也今命爾某為某官當立身  
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之昭鑒往署母急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四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五

書

與元幼主書

皇帝特問元幼主曰自伊父子北往至今每  
有人來皆稱流離無寧衣食艱辛未知是否  
誠如是當較之於知命者方乃可全不然東  
趨戰而西殃民喪已成之士馬圖不可得之  
資非善保者果若不信昔者彼居和寧朕發  
六軍捲甲趨三千里之戰果曾獲利乎以此

觀之當為已戒而自存可也朕與彼本為勍敵何以書教之莫不似乎有詐不然古人得天下豈盡滅人祀決不如是所以繼絕世舉廢國是也曩因彼先皇知天命而北徃遂得善終且中國實漢朝之故地胡本不可久居今我朝炎運方興之時若違天命而來犯恐自就囚也即目買的里八剌非昔日買的里八剌近二年以來語言自能發潛民間見為牧童彼若來取即當發還誠不有謬今遣使

特問至當審之

問與元臣秃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秃魯曰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至今歷數興亡又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群盜暴作爾元君昏臣權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鼎治黔黎今已七年中國頗安且曩者兵戍北塞遣將安邊不期耿指揮好殺貪污是致同人而異志乃有小雪千等畏死北徃實朕用人不當非來歸

者不誠今耿指揮累受刑責法尚未已爾諸人還曾知否只此可見朕之本情何如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過匹馬單戈那有百萬之衆今也諸番入貢朕擅中國之富戍兵百萬軍民樂用以此觀之朕非誠可動神人乎爾聰明宜詳審達者識之天命有歸人不強違此順天者也今遣使記問餘不多及

與元臣乃兒不花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乃兒不花爾遣人大同來言欲於平地駐札意在臣順於我却慮前日犯擾邊民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是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讐以傷物命且爾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得不聽命爾前日犯邊各為其主爾何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誠與不誠亦在於彼記至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觀乾象下察人事



自取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與元幼主書

大明皇帝記諭大元幼君曰順

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  
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  
權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莽操懿温中等者  
頡頏日廢生民下等者東送款西歸降剝民  
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一勅令而誰何者歟

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寢所以  
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  
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  
邊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予不知何如耳君  
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  
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  
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  
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時  
自為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

者一百餘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恩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便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棄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與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送前去庶不絕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與元臣秃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秃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所云爾心意在不屈而不順將以為守中道而為良臣吾不知果然乎若如其云爾不成者有四又將不得其死甚不遠矣何以見之且爾素為元臣累效力於王家釁隙一生君臣彼各又將三年矣以人臣論之凡為人臣君有難為臣者不守君而自處遠方此臣耶逆耶此不成之一也方今彼元運終天命不留幼君昏而邪正莫可知爾若固相而

不離左右久之非為讒所殺其流竄遠方有不可逃不成之二也即目孤處沙塞步騎不滿萬數部下者口無充腹之食體無禦寒之衣人將散而爾獨不能居不成之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饑寒逼身不敢旋足吾又恐爾為部下所戮不成者四也果如吾言不得其死明矣當此之時不知勒石於何庭垂名於何用以此觀之則忠順兩亡其為丈夫之志歟小人之迷歟有此者悔之晚矣若以吾所言以爾所自度力不及他無往則開心助我豈不待爾如勳問不多及

與驢兒書

記諭元臣驢兒三月間罕帖木兒火者歸言爾見於長峪駐扎又起營東北然此將軍果能終身事爾幼主乃世間之美事忠臣之道人神共願者朕恐爾事有不得已若入人彀中柰何當此之時忠不能顯乃枉姦惡之名惜哉今爾所守疆封與吾邊將旌旗相望甚

不多遠若不通一介之使則恐將軍他日有  
進退兩難是為丈夫於世似乎無機若通信  
使進退自由則有無窮之樂若不從吾言他  
日幼主一失爾群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  
即為臣下之臣以英名論之美耶辱耶不然  
強者自立有不服者必驅兵以并若乃力不  
及兵為人所有命為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  
草野比通一使進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  
之智耶愚耶將軍若聽吾所言則結我為後  
着他日遇難則來依是其時也

同日水京世商知策繼羅到紅天思顯城華

如亭大維孝心孝麟

餘者羊介公古商覽與乘孝繼孝介孝董

同日水京世商知策繼羅到紅天思顯城華

如亭大維孝心孝麟

餘者羊介公古商覽與乘孝繼孝介孝董

同日水京世商知策繼羅到紅天思顯城華

同日水京世商知策繼羅到紅天思顯城華

如亭大維孝心孝麟

餘者羊介公古商覽與乘孝繼孝介孝董

同日水京世商知策繼羅到紅天思顯城華

